

春秋左傳正義

二十三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七

昭公

昭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當雪而雹故以為異而書之

夏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始合諸侯

疏

楚子至于申正義曰釋例班序譜稱齊桓陳與蔡凡三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

楚亦始疆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然則陳實小於蔡衛桓公進陳班耳楚以大小為序不進陳班故蔡多在陳上

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

其民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

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汝

陰縣西北有胡城

疏

注因申至胡城正義曰傳稱楚子以諸侯伐吳則因會而遂行春秋一事而再見

者皆前目而後凡計此當云諸侯遂伐吳不言諸侯者以屬晉之國鄭徐滕小邾宋皆不在行不得摠言諸侯故別

序之也傳稱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則宋鄭在行亦不執

齊慶封殺之

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

遂滅賴九月



鄆鄆莒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

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與欲

俱田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

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

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

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

易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補闕使

宋志上卷二十七

二

高松年

舉請聞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則願假

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

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

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

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

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

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

之弃不以為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

何敵之有

也 殆危

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

多

難 弒之

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

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

東嶽岱西嶽華南嶽

衡北 嶽恒

三塗

在河南陸渾縣南

陽城

在陽城縣東

大室

在河南陽城縣西南

荆山

在新城汴鄉縣南

中南

在始平武功縣南

九州之險也是

不一姓

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

冀之北土

燕代

馬之所生

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

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

亨通也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

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

其國失其守宇

於國則四垂為宇

若何虞難齊有

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

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

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

里克

平鄭事在僖九年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

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

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

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頃周是以興夫豈爭

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

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

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

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不能

遠其大夫多求貪也莫斥其君在宋之盟又

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

宋盟正義二二

四

詩傳

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

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

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

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

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

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快意人必違之與

人同欲盡濟為下會申傳疏四嶽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

衡李巡曰華西嶽華山也岱東嶽泰山也恒北嶽恒山也衡南嶽衡山也釋例土地名云東嶽泰山奉高縣泰山也

南嶽長沙湘南縣衡山也西嶽弘農華陰縣西南華山也北嶽中山曲陽縣西北恒山也郭璞注恒山名常山辟漢文帝諱耳爾雅於釋山發首言此四山明其即是四嶽故注者皆以嶽解之且諸書史傳識緯皆以岱衡華恒為四嶽四嶽必是此四山也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岱泰衡霍二文不同者此二嶽者皆一山而二名也白虎通云嶽者何嶽之為言桶也桶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嶽桶也桶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桶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嶽也風俗通又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嶽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有二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瀟縣風俗通亦云霍山廟在廬江瀟縣如彼

所云則霍山在江北而得與江南衡山為一者本江南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為霍山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注爾雅云霍山今廬江瀟縣瀟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嶽嶽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嶽又云從漢武帝來始有名即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之前乎斯不然也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嶽此傳云四嶽者中嶽嵩高即大室是也下別言之故此云四嶽 三塗正義曰服虔云三塗大行轅轅嶠澗也謂三塗為三處道也杜云在河南陸渾縣南則以三塗為一釋例土地名云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塗伊闕大谷轅轅三道也傳曰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於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謂三道皆非也是杜據彼十七年傳文知三塗是山非三道也 陽城 正義曰陽城山名也土地名云河南陽城縣東北山洧水所出也 大室 正義曰大室即嵩高也

釋山云嵩高為中嶽郭璞云大室山也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城縣西北上地名云大室河南陽城縣西嵩高山中嶽也地理志云武帝置嵩高縣以奉大室之山是為中嶽又有少室在大室之西也注亨通也正義曰易文

言云亨者嘉之會也嘉會禮通謂之亨是亨為通也言治民事神使人神通說故云以亨神人也注於國至為宇

正義曰易稱上棟下宇宇謂屋簷也於屋則簷邊為宇也於國則四垂為宇也四垂謂四竟邊垂莫斥其君正義

曰釋言云斥正也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斥救其惡其餘至不至正義曰言其餘諸侯君之威力所

能及誰敢不來至楚者也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

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

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

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覲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

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

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其出之也

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其

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立

真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

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

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

喪浴用冰

命婦大夫妻

祭寒而藏之

享司

獻羔

而啓之

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非始開冰室

公始用之

公先用

火

出而畢賦

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

自命夫命婦至於

老疾無不受冰

老致仕在家者

山人取之縣人傳

之

山人虞官縣人遂屬

輿人納之隸人藏之

與隸皆賤官

夫

冰以風壯

冰因風寒而堅

而以風出

順春風而散用

其藏之

也周

周密

其用之也徧

及老疾

則冬無愆陽

愆過也謂冬温

夏無伏陰

伏陰謂夏寒

春無淒風

淒寒也

秋

宋東三義二十七

張程

無苦雨

霖雨為人所患苦

雷出不震

震霆也

無苗霜

雹癘疾不降

癘惡氣也

民不夭札

短折為天大死為札

今藏

川池之冰弃而不用

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弃之

風

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

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

雹之

為苗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於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

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疏

聖人至為災正義曰無雹謂無害物之雹雖有依時小雹不與物

為災也劉炫云既云無雹復云雖有不為災者言有相形之勢也聖人在上無雹言必無雖有不為災覆見無雹之

意猶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注陸道至歲之
正義曰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
虛為中也西方之宿昴為中也彼以陸為中杜以陸為道
者陸之為中為道皆無正訓各以意言耳杜以西陸朝覲
謂奎星朝見昴為西方中宿則昴未得見宿是日行之道
爾雅高平曰陸高平是道路之處故以陸為道也日在北
陸謂夏之十二月也十二月日在玄枵之次小寒節大寒
中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云玄枵之初日有婺女八
度為小寒節在危初度為大寒中終於危十五度是夏之
十二月日在虛危也於是之時寒極冰厚故取而藏之也
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詩云一之日鑿冰冲
中月令季冬冰盛水涸命取冰鄭玄云冰厚也以此知日
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西陸朝覲而出之正義曰
覲見也西道之宿有早朝見者於是而出之謂奎星晨見
而出冰也注謂夏至東方正義曰杜以西陸為三月
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三統歷云大梁之初日在
胃七度為清明節在昴八度為穀雨中終於畢十一度是
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於是之時蟄蟲已出有溫暑臭穢宜
當用水故以是時出之也歷法星去日半次則得朝見三
統歷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婁則春分
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春分之中得早朝見
東方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覲於傳之文未知何
宿覲也服虔以為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
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冰是也服虔
又以此言出之即是仲春啓冰故為此說案下句再言其
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即是班冰之事非初啓也安得以出之為啓
冰也如鄭玄答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
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劉炫云春分
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
服三說鄭為近之今知非者杜以西陸朝覲實是春分
月故杜此注云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

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非是也皆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也所以杜又注云謂夏之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者以此傳云西陸朝覲而出之下傳覆之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既云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則是普賜羣臣故杜云謂夏三月又下注云言不獨其公是據普班之時也故下傳又云火出而畢賦是也然冰之初出在西陸始朝覲之時冰之普出在西陸朝覲之後揔而言之亦得稱西陸朝覲而出之也劉炫不細觀杜意以為杜既言春分朝見又言謂夏三月以規杜失非也其藏至取之正義曰此傳再言其藏其出者上言取之用之之處下言藏之出之之禮也山則遠而難窮故言深山也谷則近而易盡故言窮谷也固牢也返閉也牢陰閉寒言其不得見日寒甚之處於是乎取之注返閉至為災正義曰周禮鼈人掌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龜鼈有甲蒟胡是返為閉也深山窮谷之冰至夏猶未釋陽氣起於下隔於冰伏積而不能出憤發或散而為雹藏冰必取

卷之二十一

九

注

此山谷之內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也藏冰凌室所藏不多積陰之冰不可取盡不取川池之冰以示道達陽氣耳未必陽氣皆待此而達其出至用之正義曰此謂公家用之也朝廷之臣食祿在位大夫以上皆當賜之冰也其公家有賓客享食公家有喪有祭於是乎用之言其不獨共公身所用也周禮凌人云春始治鑿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鑿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是公家所用冰也注黑牡至其神正義曰此祭玄冥之神非大神且非正祭計慮不用大牲杜言黑牡黑牲當是黑牡羊也秬黑黍釋草文也啓冰唯獻羔祭非藏冰則祭用牲黍者啓唯告而已藏則設享祭之禮祭禮大而告禮小故也月令於冬云其神玄冥故知司寒是玄冥也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從其方色也有事於冰故祭其寒神注桃弓至尊故正義曰說文云弧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亦有箴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

凌室之戶所以穰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為此禮也
此傳言其出之也雖覆上文出之之文其實此出之謂二
月初出之時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劉炫云此言出之覆
西陸朝覲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啓此方用弓矢者二
月啓冰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注食肉至
食者 正義曰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
故魯人謂曹劌曰肉食者謀之又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
膳日雙雞是大夫得食肉也傳言食肉之祿祿即此肉是
也若依禮常所合食案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諸侯日食
特牲大夫特豕士特豚則士亦肉食但彼是在家之禮非
公朝常食也杜言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以明在
官之食有冰耳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冰受
以歸在家用之也 大夫至用冰 正義曰喪服傳曰大
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此傳與彼命
婦之文皆與大夫相對故杜知是大夫妻也喪大記云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喪大記卷二十一

每信

鄭玄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
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喪禮君賜冰亦
用夷盤是當喪之時特賜之冰浴訖乃設也云喪浴用冰
祭寒至啓之 正義曰上巳云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
司寒今復云祭寒而藏之與上一事而重其文者欲明獻
羔而啓之還是獻之於寒神故更使藏之啓之文相對也
注謂二至冰室 正義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
之日即夏之二月也告神而始開冰室始薦宗廟薦神之
後公遂用之俱在春分之月 注火星至月中 正義曰
十七年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
此云火出而畢賦謂以火出而後賦之以火出爲始也周
禮云夏頒冰謂正歲之夏即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
注山人至遂屬 正義曰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知山人
虞官也周禮五縣爲遂是縣爲遂之屬也 注霖雨爲人所
患苦 正義曰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雨水一也味無甘苦
之異養物爲甘害物爲苦耳月令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

來五穀不滋是霖雨為人所患謂之苦也鄭立去申之氣乘之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而傷也注震霆也正義

日說文云震霹靂震物者釋天云疾雷為霆電郭璞云雷之急激者謂霹靂則霆是震之別名雷出不震言有雷而不為霹靂也下云雷不發而震言無雷而有霹靂也無

蓄至不降正義曰霜電即是蓄言無此蓄害之霜電也

寒暑失時則民多癘疾癘疾天氣為之故云降也注短折至為札正義曰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

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為少夭之名也周禮膳夫大札則不舉鄭立去大札疫癘也謂遭疫癘而大死也癘疾謂

民病天札謂人死故云大死為札風不至而震正義曰風不以理舒散而暴疾殺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為

害注七月至宗廟正義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月令十二月令取冰當是即以其月納於凌室也詩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即是正月矣不以鑿冰之月即納之者鄭立云

幽土晚寒故可以正月納冰言由晚寒故也上言將欲頒

賦公始用之知蚤開冰室唯薦宗廟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電以為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

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電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電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

與之意鄭立箴之曰雨電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

令載之幽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

滯而為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為霰申豐見時失藏

冰之禮而有電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炫謂鄭言是也

申豐寄言於此以諫失政其電不是盡由冰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

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

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

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

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禹

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

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

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鄆

官之朝鄆在始平鄆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

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

文有踐土之盟在僖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

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

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

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

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

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

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

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

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

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

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

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

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君

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

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

春秋正義二十一

十三

王宗

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自奢椒舉曰

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

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

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

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

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

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

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復很也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

遠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

興為十三年楚弑其君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

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父於楚宋大夫不得

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答見慰使屈申

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

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將

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

春秋正義二十一

十四

李斌

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

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

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

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

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

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

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髀士

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

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

其縛受其辟焚其櫬王從之從舉遷賴於

鄢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

子奔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申無宇曰

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

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

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

乃禍亂也不許交相見而楚召邾滕使從會者邾

滕自欲辟役不在宋盟又晉合諸侯常列於會襄二十九

年城祀三十年會于澶淵邾滕皆在楚知其事故使召之

此申之會滕至而邾不至夏啓至之會正義曰此六

王之事唯周武王孟津之誓尚書有其事武王伐殷作泰

誓三篇是也其餘五者皆書傳無文不能知其本末注

周成至西北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

邦作多方其經云告爾四國多方則於時諸侯大集故謂

岐陽之蒐在此時也吾用齊桓正義曰用會召陵之

禮山自王意也服虔云召陵之役齊相退舍以禮楚靈王

從舉

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

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



宋水王卷二十一

五

張釋

在南陽宛縣北也魯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也有澹臺子羽家 將墮幣焉 正義曰杜唯云將因諸侯會布幣

乃相見不解墮之義案隱六年公羊傳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然則墮是輸之義也朝聘之禮客必致幣

於主據主則為受據客則為輸襄三十一年傳子產論幣云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為陳之不敢輸也是謂布幣

為輸幣也言將待輸幣之時乃相見見既在後故遣我來敢謝後見也服虔云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案

禮之享幣皆令宰受不以薦宗廟雖訓為輸義不當也八月甲申 正義曰長歷推此年七月己未朔二十六日

得甲申八月己丑朔其月無甲申而傳上有七月下有九月月不容誤故知日誤 弱其孤 正義曰崔杼弑莊公

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 以盟諸侯正義曰靈王即位以來經傳不見與諸侯盟事蓋楚子自

與屬楚諸侯私盟不告魯而慶封知之 九月取郕言易也莒亂著

丘公立而不撫郕郕叛而來故曰取凡克

邑不用師徒曰取 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

叛而自來 鄭子產作丘賦 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田賦在哀 十一年 國人謗之 謗毀 曰其父死於路 謂子

所殺 尉氏 己為蠆尾 謂子產重賦 毒害百姓 以令於國國將

若之何子寬以告 子寬鄭 大夫 子產曰何害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也 以用 且吾聞為善者不改

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度法

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也子產自以為權制

濟國於禮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

亡乎渾罕子寬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

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

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蔡偏楚曹

滕偏宋鄭先衛亡偏而無法偏晉楚政不率法

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

正注丘十至一年正義曰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道牛三頭司馬法之文也服虔以為子產作丘賦者

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又矣今子產復脩古法民以為貪故謗之案春秋之世

兵革數興鄭在晉楚之閒尤當其劇止當重於古不應廢古法也若往前不脩此法豈得全無賦乎故杜以為今子

產於牛馬之外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彼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

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輸租更出馬一

匹牛三頭是一丘出兩丘之稅案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出稅家征謂出車徒給徭役此牛馬之屬則周禮之家征也

其夫征十一而稅是與家征別姬在至衛亡正義曰渾罕意譏子產將言鄭之先亡故遂博言諸國亡之先後

杜據世本史記作世族譜說諸國滅亡之年此下十一年楚滅蔡十三年蔡復封春秋後二世十八年而楚滅蔡也

哀八年宋滅曹也滕以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鄭在春秋後五世九十一年而韓滅鄭衛在春秋後十一世二百五

十八年而秦滅衛也據蔡之前二則渾罕之言終亦驗矣冬吳伐楚入棘櫟麻

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以報朱方之役

朱方役在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

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歲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

十四年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

奔楚九年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

楚大夫罷關章注棘櫟至櫟亭正義曰吳來伐楚龜城賴之師入此三邑知此三邑皆楚之東鄙故

疑新蔡縣東北有櫟亭者是此櫟也初穆子去叔孫鄭有櫟邑者則河南陽翟縣是也

春秋正義二十七

六

何昇

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

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聞而

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

天壓已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偃

深目而豶喙口象豬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

且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且曰志之志識也及

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宣伯曰

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

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

言兒始為亂已則有今日之願蓋念言

魯

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

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為卿襄二年始見

經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獻穆子

問其姓

有問

子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

襄二年賢

牛五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

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賢

賢小

臣也傳言從

有寵長使為政

為家

公孫明知

叔孫於齊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歸未逆國姜

子明取之

國姜孟仲母

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

之

子孟丙仲壬

田於丘猶

丘猶地名

遂遇疾焉賢牛

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

欲使從己孟不肯

叔孫為子孟鐘曰爾未際

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

饗大

夫以落之

以豶豬血

既具

饗禮具

使賢牛請日

請饗

入弗謁

謁白也

出命之日

詐命日

及賓至聞

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

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

怒

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

殺孟丙

牛又

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

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賜玉環使牛入示之

示叔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

何而何叔孫曰何為怪牛曰不見既自見

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

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

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

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賢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賢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楊昌

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

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

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

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公使杜洩葬

叔孫賢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

家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已同志杜洩

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

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鄉無路

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季孫曰

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

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王思舊勲而賜之路

感其有禮以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

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

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

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為司空以書勲勲功也

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

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

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賢

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疏注襄二至六歲正

義曰穆子還魯傳無歸歲襄二年始見於經疑是其年新還也成十六年傳云了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於

時豹猶在魯疑其因使而遂奔齊蓋自鄭過魯而去故得宿於庚宗成十六年出奔襄二年始還凡經五年故賢牛

五六歲能奉雉也計賢牛至襄二年四歲也杜言五六歲者賢牛見穆子未必即以還年見之曰唯正義曰曲

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云應辭唯恭於故怒至逆之正義曰怒者怒其妻也忿其母遂及

其子其在齊成長而後逆之歸魯非謂逆其妻也強與孟盟正義曰孟雖適妻之子叔孫未立為嗣賢牛欲

亂其室望已有之未應即欲為適使孟事已強與盟者欲其與已同心使已得專恣耳 注際接至接見 正義曰

釋詁云際接捷也郭璞曰捷謂相接續也大夫將立適子必須接見同寮季武子立紇飲大夫酒是其事也孟丙未

與大夫交接故為之作鐘因落鐘令與相見 注以豶至日落 正義曰說文云釁血祭也雜記釁廟之禮云雍人

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是釁祭之法以血流落之知落之即是釁也雜記又曰凡宗廟之器其名

者成則釁之以豶豚是知以豶豬之血也記稱宗廟之器成乃釁以豶豚此叔孫為孟作鐘非是宗廟之器亦釁之

者周禮小子職曰釁邦器及軍器鄭玄云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此鐘是禮樂之器故釁也 使豎牛 正

義曰孟不自請使豎牛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鄭玄云異宮者崇敬也以其異宮故使豎牛 牛謂至

見矣 正義曰而如同是語辭故注云而何如何牛謂叔孫曰以仲見君何問何故以仲見君也叔孫怪其語故曰

何為牛曰不將仲見君乎若不將見則既自見君矣言不待父命所以怒叔孫也大夫立子為適必自見之於君宣

十四年中舟見犀而行定六年樂祁見溷而行是其事也或曰豎牛謂叔孫曰今將仲見君其事如何叔孫以已見

病故怪之曰何為以下同 注實置至西廂 正義曰禮置器物於地皆謂之寘是寘為置也月令天子居左个右

个是个為東西廂也 吾子至書黜 正義曰杜泄是叔孫家臣故稱已君為夫子工正是司馬之屬官也季孟亦

有屬官共書其事但季孟身在不假言屬以叔孫已亡取屬官為徵故兼言之所以司徒書名者周禮大司徒掌十

二教十有一日以賢制爵十有二日以庸制祿故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馬與工正書服者周禮夏官司馬其屬有

司士掌羣臣之政亦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工正雖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也案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司

空書勳者春秋之時又是諸侯之法不可盡與禮同 注誣叔至季孫 正義曰季孫因叔孫之弱欲四分公室已

取其二故謀去中軍賢牛云夫子固欲去之是誣叔孫以媚季孫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

大夫屈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

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

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

魯地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

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

春秋正義二十七

二十三

揚鼎

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

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

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

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

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

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

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樞曰

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

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

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地帥士而哭之

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

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

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

從生存朝觀之正路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

也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也既葬而行杜善

洩能辟禍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

未秋年義二十七 二高 季光祖

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

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腎牛以攻諸大

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司宮射之中目

而死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

邑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腎牛禍叔孫

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

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

必速殺之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

關之外

齊魯界上關

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寧風仲齊地

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不以立已為功勞據

其所言善之時魯人

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

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

易筮之

莊叔穆子父得臣也

遇明夷

離下坤上明夷

之謙

艮下坤上謙明

夷初九變為謙

以示

楚丘卜人姓名

曰是將

行

行出

而歸為子祀

奉祭祀

以讒人入其名

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離為日夷傷也日明傷

日之

數十

甲至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

其二為公其三為卿

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阜人定

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哺時為僕日昃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

日上其中

日中盛明

食日為二位

旦日為三位

卿明夷之位

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融即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

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

故曰為子祀

莊叔卿也卜豹為卿故知

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

未秋五卷二十一

二十五

毛俊

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口為未融於

鳥為垂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

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

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

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於人為言艮為言敗言為

讒為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

讒也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為牛

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遠離故曰

其名曰牛離焚山則離勝辟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

謙不足飛不翔謙道冲退故垂不峻翼不廣

峻高也翼垂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吾

子亞卿也抑少不終且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其體

蓋引而致之舍中軍卑公室也正義曰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

不盡屬公公室已足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於公公室彌益卑矣

是舍中軍者三家所以卑弱公室也作中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

云作者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摠皆渾破各毀其乘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唯舍中軍分中軍之

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唯云舍中軍也
劉炫云四分公室制法別耳還作三軍不得言舍三軍

注罷中至軍名 正義曰魯之軍名傳無其號晉作三軍

爲上中下則魯之三軍亦當然也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

軍分爲四分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泚帥右師

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更

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爲軍名也 注取其令名 正義曰

取其令名者季孫實欲自厚令諸大夫議論似若已之不

與取其令善廉絜之名也劉炫以爲施者舍也臧者善也

成諸臧氏取其令名也其二家謂叔孟非謂施臧二氏也

初作至率焉 正義曰將述其舍倒本其初初作中軍謂

襄十一年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民皆分屬三家就中

減以與公令公自稅取也季氏盡征之不減入於公令盡

屬於已也叔孫氏臣其子弟明其更有父兄以一家之內

有此四品叔孫氏則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摠

率所屬之人悉皆如此若摠計父兄之數不足以子弟添

父兄若子弟不足以父兄添子弟大率半屬於公半屬於已

以父兄歸公者尊公室也孟氏則於子弟之中而取其半於

一家之內或取其子或取其弟大率而言三分歸公一分入

已也或以爲其軍分爲四分假以父兄子弟四分託之若以

假託爲言何得云若子弟直云叔孫氏兩分歸公兩分

入已孟氏三分歸公一分入已於文簡略其事易知何須

以父兄子弟虛爲假託故知不然也魯之三卿季彊孟弱

縱使如此差之季氏猶應以一分歸公言盡征之者季氏

專恣也 及其至擇二 正義曰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

使同於孟孫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

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注不以至正門 正義曰叔孫餓

死而帶言葬鮮知不得以壽終者名之爲鮮言年命鮮少

也叔仲帶得以此言告季孫則季孫知賢牛餓殺叔孫矣

而不討者季孫利其禍而已得專故舍之而不討也杜泚
云卿喪自朝知西門非正門 注從生至正路 正義曰
服虔云言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植榦君

之股肱必過於朝重之也案檀弓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是君當就家視之無造君朝之禮且杜泄不欲從西門所競道路耳假令自朝而去猶得更從西門不須言自朝也故杜以自朝為從生存朝覲之正路蓋以西門幽辟故欲從正路而出南門大庫之庭正義曰十八年傳梓慎登大庭氏之庫是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謂之大庭氏之庫此言大庫明是彼也此言之庭庭是堂前地名仲壬在此庫之庭前豎牛就攻之此庭非大庭也使亂大從正義曰杜云使從於亂服虔云使亂大和順之道注披析至見罪正義曰昭子若知豎牛餓殺其父則當顯加誅戮不應直以殺適立庶為大罪也若昭子知讎不殺則昭子有大罪矣仲尼不宜善其不以立已為功勞也是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但言見罪仲尼又據其見言而善之遇明夷之謙正義曰離下坤上為明夷離為日坤為地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夷者傷也日在地中光不外發則為明傷也艮下坤上為謙艮為山象曰地中有山謙以高下下謙虛之義楚丘至餒死正義曰此先略言卦意有此四事也是者是此子也將出奔而歸為國卿奉子叔孫之祭祀也并以讒人入而其名曰牛然此子終以餓死也牛在國生云以入者去時未有來而有之以讒人入其家非從外國入既已略論此意乃復具釋爻辭爻辭云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此三辭之間無為祀之意但卦名明夷故先推卦名求為祀之義也先行後歸始得為祀然後推演爻辭得其行去之象又論不食讒言之事爻辭之內亦無名牛故別於離卦以求牛名推演爻之三辭既訖乃復更推卦體以終為祀之言故曰其為子後以摠結前言也注日中至其位正義曰七年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彼即歷言從王至臺十等之目此傳既云十時十位位以王公卿為三日以中食且為三日上其中知從中而右旋配之也晡謂食也脯時謂日西食時也日昝謂蹉跌而下也隅謂東南隅也過

隅未中故為隅中也若據時之先後則從且至食乃至於中宜以左旋為次今傳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者以人之道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欲從賤而漸至於貴也若從中左旋則位乃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

注融即至旦乎 正義曰明而未融則融是大明故為

朗也釋言云明朗也樊光云詩云高朗令終日月光明

是朗為大明也據卦離下坤上日在地中之象又爻變

為謙謙是卑退之意日未出而又卑退故曰明而未融

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也若於易之明夷據日入之後

故明夷象云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此

傳明夷據日未出前者以日未出與日已入皆日在地

下其明不見故各取象為義也 注離為至于飛 正

義曰說卦離為日為雉雉為鳥也離之一卦為日為鳥

日為高明鳥為微細今日之謙退不得高明下當微

細是日光不足故當鳥也 注明夷至而行 正義曰卦

有六位初三五奇數為陽位也二四上耦數為陰位也初

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位相值為相應陽之所求者陰陰之

所求者陽陽陰相值為有應陰還值陰陽還值陽為無應

明夷初九陽爻在奇是得位也所應在四四為陰爻是有

應也居得位而物應之是君子象也初九在明傷之世有

大難也居謙下之位宜卑退也以此知將辟難而行也

注旦位至不食 正義曰位當三而時在旦是三日象也

旦又未至食時非食時則無可食故曰三日不食也 注艮

為言 正義曰說卦云成言乎艮故艮為言也 注易離

至為牛 正義曰純離者言上體下體皆是離也易離卦

云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為牛明夷初九無此牛象但明夷

初卦下體是離故轉於純離之卦求牛象 謙不至後乎

正義曰其爻辭唯云君子于行無遠之義故復推此爻於

鳥為飛不翔翼不大知其不能遠 楚子以屈申為

去行必當歸故曰其為子後乎 貳於吳乃殺之 以屈生為莫敖

貳於吳乃殺之 造生 貳心 以屈生為莫敖 建子

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于

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皆鄭地晉侯送女

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楚強

諸侯畏注傳言至其使正義曰聘禮云若過邦至敬其使疏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

以入告出許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惟芻禾如彼禮文唯當餼之而已今鄭伯親勞是鄭畏楚也桓三年傳例云

凡公女嫁于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尚公不自送昏禮父母送女不下堂今晉侯親送女至邢

丘是敬楚也此兼顧上公如晉即位而自郊勞至于

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夫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

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

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

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

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

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

公立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

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

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

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

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言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

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疏注往有至贈賄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

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事皆畢乃云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聘既如此朝亦當然其朝據大行人

上公三勞主國使下大夫勞于畿卿勞于遠郊主君自勞于近郊其去贈賄無文聘尚有賄明朝亦然但禮文不具

耳其文據公去言故云往有也贈據晉言故云去有也民食於他正義曰言公如民然求食於他也其時四分

公室民皆屬三家一家稅以貢公公仰他給食自無食也思莫至其終正義曰羣臣思慮無在公者不為公圖謀

其終言其終必禍敗無為謀者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

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城阜縣東有大索城大叔

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

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

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

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

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

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

修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

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

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刑足使守門以羊

舌肸為司官加官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

可乎大夫莫對遂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

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

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信

規有璋享饗也規見也如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以執璋小有述職諸侯天子曰

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功曰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

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世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殮有陪

鼎熟食為殮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

贈賄夫則贈之以貨賄禮之工也國家之敗失之道

也則禍亂興失朝聘之好之道城濮之役在僖二晉

無楚備以敗於邲宣十二年言邲之役楚

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十自鄢以來晉不失

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

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

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

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

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麋羣

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夫

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

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

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

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

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襄為公族大夫韓

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

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

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

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

起揚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

揚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

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疆家

長轂九百

長轂戎車也縣百乘

其餘四

十縣遺守四千

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

奮其武怒以報

其大恥伯華謀之

伯華叔向兄

中行伯魏舒帥之

伯中行吳

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

失昏姻之親

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

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

過也大夫無辱

謝遠啓疆

厚為韓子禮王欲教

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言叔向之多知

亦厚其禮

韓起反鄭伯勞諸國

圍鄭地名

辭不敢見禮也

奉使君命未反故

疏

奉吾至二國

正義曰朝聘之禮享用幣帛致國之所有送女雖則非聘亦以幣帛

通意故云奉吾幣帛慎吾威儀也信當守而無失故云守之以信也禮當勉力履行故云行之以禮也禮無不敬故

以敬為始也始敬則終亦敬終恐其惰故云思終也思終亦思始終始無有不可復行之事行必得理使皆可復行

也曲從則失儀從而失儀不曲從也過敬則無威敬而不失威不妄敬也聖人教訓之辭用之以通意故言道之

也聘使舊故之法奉承以致命故言奉之也用先王之禮以成其交好故言考之也量二國形勢以導通時事故言

度之也皆準事為文 注刑足使守門 正義曰周禮掌戮云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劓者使守圉

鬻者使守積則守門者當以墨也知不以韓起為墨者楚子意在辱晉必將加之重罪墨是刑之輕者知其必非墨

也且欲以叔向爲官刑明起刑亦次官也莊十九年傳稱鬻拳自刎楚人以爲大閹知此亦是則也欲以叔向爲司官爲奄官之長則韓起爲閹亦欲令爲門官之長刑若鬻拳故以鬻拳之刑解之胡以聘有珪止義曰周禮典瑞

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有珪也又曰琢圭璋璧琮以規聘是聘有珪也聘用圭璧其飾雖與君同其長降君一等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間諸侯朱綠纁八寸間即聘也鄭立云九寸上公之圭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鄭云互相備者言諸侯相朝與朝天子同也遣使聘天子與諸侯同也彼典瑞及聘禮記聘圭八寸據上公爲文耳公之使既降公一等知侯伯之使當琢圭六寸子男之使當琢璧四寸考功記玉人云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亦謂上公之聘也其實子男君臣用璧云朝聘有圭者據公侯伯言之注珪以爲信正義曰鄭立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

禮記卷之二十七

二十五

江漢

神曰器瑞符信也用珪朝聘所以爲信故執之享規有

璋正義曰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

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規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

之君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

琥以繡璜以黼鄭立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侯

伯子男享王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公侯伯於諸侯則享用

璧琮子男於大國享君琥以繡於夫人璜以黼此云享規

有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所以特舉享后者舉璋與圭相

對其實享禮圭與璧琮琥璜皆有今檢杜注意義則不然謂主國設酒食以饗賓賓則執璋以行禮故云享規有璋注云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爲饗食之饗杜必然者以此傳下云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取宴有好貨殮有陪鼎皆論饗禮及饗宴之事故破享爲饗即大行人三饗三食三宴之類是也但饗禮既亡執璋無文耳故杜云臣爲君使執璋則詩云奉璋峨峨尚書大保秉璋以酢之類是也注諸侯至述職正義曰孟子云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諸侯朝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其意
言諸侯職在治國家事天子以時入朝述脩其所職也天
子職在立諸侯撫下民以時巡狩省視其功勞也 設机
至不飲 正義曰朝聘之禮有設几進爵之時朝禮雖亡
而聘禮有其略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
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酒清人渴
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是言務在行禮不敢
倚机不敢飲酒也 注宴飲至所無 正義曰謂主國宴
賓以貨財為恩好謂衣服車馬在客所無者與之也明年
晉享季武子重其好貨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禮之加宴
好詩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箝篚以
將其厚意是也 注熟食至殷勤 正義曰聘禮賓始入館宰
夫朝服設殮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玄云食不備禮
曰殮飪熟也其鼎實如饗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
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是殮有陪鼎鄭以殮禮小饗
餼禮大故云食不備禮曰殮言饗餼備而殮不備也杜以

春秋正義二十七

三十六

詩貴

餼生而殮熟故云熟食為殮聘禮又云君使卿韋弁歸饗
餼五牢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鄭玄云陪
鼎三牲臠脚臠臠也陪之庶羞加也服虔云陪牛羊豕鼎
故云陪鼎周禮掌客云凡諸侯之禮上公殮五牢饗餼九
牢侯伯殮四牢饗餼七牢子男殮三牢饗餼五牢是朝聘
皆有殮也案聘禮歸饗餼五牢於賓館飪一牢鼎九設于
西階前牛鼎一羊鼎一豕鼎一魚鼎一腊鼎一腸胃鼎一
膚鼎一鮮魚鼎一鮮腊鼎一凡九鼎從北向南而陳又有
陪鼎三其一曰脚鼎牛臠也在牛鼎之西其一曰臠鼎羊
臠也在羊鼎之西其一曰臠鼎豕臠也在豕鼎之西其陪
所設當西階之內廉腥二牢陳于東階之前南陳牢別七
鼎無鮮魚鮮腊也并上飪一牢所謂死牢三又餼二牢陳
于門內之西是卿之饗餼五牢案鄭注掌客其子男饗餼
五牢與卿同其腥鼎加鮮魚鮮腊牢別有九也其陳設如
卿之禮侯伯饗餼七牢死牢四飪一牢在西腥三牢在東
餼三牢在門西其陳設如子男之禮上公饗餼九牢死五

牢飪一牢在西腥四牢在東餼四牢陳于門西其陳皆如侯伯之禮也大行人註云爵卿也則飪三牢饗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飪大牢饗餼三牢以敗於鄆正義曰上文類之當註云言兵禍始於邲而不註者從可知也韓須受命而使正義曰三年傳云韓須如齊逆少姜是受命出使之事皆韓起庶子正義曰賈逵云然杜依用之杜以上箕襄邢帶食邑於箕邢故為韓氏之族叔禽叔椒皆連叔為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劉炫以為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既無明證而妄規杜氏非也四族至四人正義曰家語孔子曰銅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定矣其人名亦字伯華食邑於銅鞮叔魚名鮒見於十三年傳叔虎見於襄二十一年傳於時虎已死今得數叔虎者雖身死其族猶在故傳不言羊舌四人而云四族明指其族也據傳文叔向兄弟四人有叔虎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即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為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

韓氏至疆家正義曰杜以家縣為一故并韓賦七邑與羊舌四族乃為十一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族有一縣則又大多故以為四家共二縣也劉炫以為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必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四族故為十家也今知不然者以傳歷序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即云箕襄以下皆大家故知韓須在其內也又韓賦七邑則韓須有邑既有其邑自然稱家哀二年傳曰上大夫受縣論語云百乘之家家即縣也劉以為韓須不得為家家不得稱縣以為韓氏六家羊舌四家為十家而規杜氏非也長轂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田車輪崇六尺三寸兵車轂長三尺三寸又云大車半柯長尺半是短也何不可之有正義曰啓疆發首言可此云何不可之有言其可也紹上可之言服虔云何不可之有如是夫不識文勢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正義曰王欲調叔向以為教樂以其所不知不解之處試之而竟不能王之所為叔向悉

解故杜云叔向之多知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為逆也

晏子驟見之陳栢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

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

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

人終為不義莒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

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

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

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也乃歸

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

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

櫟麻之役役在四年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

洳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瑣楚地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

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盧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駟

至於羅洳駟傳也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

精勞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

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

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

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是令龜如此

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

滋敝邑休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

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釁

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宇宇

吳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三十九

魏奇

備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

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

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

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一臧一否其

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效乃在邲

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

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

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

汝清

南懷汝清皆楚界

吳不可入

有備

楚子遂觀兵於

坻箕之山

觀示也

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

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

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

善有備

疏

今君至覺

鼓正義曰言今君奮起威嚴如天震雷盛為順怒虐

執云云是也一難易有備正義曰言知楚為患難則

吳易有防備也且吳社稷是卜正義曰恐楚王言

女既云吉何故今欲被殺故言此以塞之國之守龜

正義曰又恐王言龜既言吉而使人被殺則是龜不信故反言此以答之秦后子復歸

於秦

元年奔晉

景公卒故也

終五稔之言

未及正義二十

四十

吳志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再同盟

疏

注再

同盟正義曰益姑以襄二十四年即位二十五年盟于重丘魯杞俱在二十九年又杞子來盟是再同盟葬

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

合比出奔衛

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

疏

注合比至罪正義曰

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合比請殺之求媚於大子而欲殺君之寵臣是事君不以道也以此而自取奔亡故書名

以罪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

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

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大夫如秦葬景公禮

也合先王士弔大也夫送葬之禮疏注合先至之禮 正義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三十年傳文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

夫弔卿共喪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

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

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

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皆丘明之微文也

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叔向使詒

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

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

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猶

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

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

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也嚴斷刑罰以威

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

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說以臨

之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斷之以剛義斷猶

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忠信之

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

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囚危文以生爭緣徼

幸以成其巧僞弗可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

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

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

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

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也如

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

弃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爭

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

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

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

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

大惠以見箴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

星也周五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藏鼎也

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

而用火相疏注鑄刑書於鼎正義曰傳直言鑄刑

感而致災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

焉彼是鑄之於鼎知此亦是鼎也注臨事至爭端

正義曰尚書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儆于有位

又穆王命呂侯訓夏贖刑作呂刑之篇其經云墨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

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履

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

五百據此二文雖王者相變條數不同皆是豫制刑矣而

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

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臨其時事議

其重輕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

今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法之所以不可豫定者

於小罪之間或情有大惡盡皆致之極刑則本非應重之
罪悉令從其輕比又不足以創小人也於大罪之間或情
有可恕盡加大辟則枉害良善輕致其罰則脫漏重辜以
此之故不得不臨時議之準狀加罪今鄭鑄之於鼎以章
示下民亦既示民即為定法民有所犯依法而斷設令情
有可恕不敢曲法以矜之罪實難原不得違制以入之法
既豫定民皆先知於是倚公法以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
惡是無所忌而起爭端也漢魏以來班律於民懼其如此
制為比例入罪者舉輕以明重出罪者舉重以明輕因小
事而別有大罪者則云所為重以重論皆不可一定故也

閑之至其淫 正義曰義者宜也合於事宜閑謂防衛也
閑之以義防衛之使合於事宜也政者正也齊正在下糾
謂舉治也糾之以政舉治之使從於齊正也禮當勉力履
行故行之以禮也信當守而勿失故守之以信也仁心所
以養物故奉之以仁也位以序德祿以酬勤有德能勤則
居官食祿制為祿位以勸其從順教令也其有犯罪則制
之刑罰故嚴斷刑罰以威其驕淫放佚也嚴斷言其不放
舍也對文則加罪為刑收贖為罰散則刑罰通也閑之以
下皆言在上位者行此事治民也 懼其至以剛 正義
曰此上言行事此又言用心言雖行上事懼其未從教也
故復勞心以撫之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謂如其己心
也事親事君遠及諸物宜恕以待之不得虛詐忠是萬事
之本故陳忠恕之事以訓誨之行善得善行惡得惡舉善
惡之行以恐懼之時之所急民或不知故教示之以當時
之務居上位者失於以威迫人故使之以和當和說以使
之臨泣一也臨謂位居其上俯臨其下泣謂有所施為臨

春秋正義卷二二

四一四

書卷

撫其事臨謂平常之時泣謂當事之時居上位者失於驕
慢臨之以敬言常共敬以臨之其監於行事者失於懈倦
泣之以彊言當彊力以臨之柔而少決為政之病故斷之
以剛彊此云斷之以剛即上嚴斷之義嚴謂威可畏剛謂
情無私此皆論心故重言之 注聳懼也 正義曰釋詁
文也彼作竦音義同 注施之於事為泣 正義曰泣亦
臨也而與臨別文故解之周禮肆師稱泣卜曲禮云泣官
春秋書泣盟皆謂當事而臨之故云施之於事為泣則
臨謂平常泣謂當事以此為異故別文也若散而言之泣亦
臨也故論語云不莊以泣之則民不敬是也 注義斷恩
正義曰喪服四制云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
尚書胤征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斷獄者
皆當義斷恩猶求至使也 正義曰以剛以上雖率意教
人猶為未善更求聖哲王公之上制明察大夫之官法忠
誠信著之長則慈愛溫惠之師教用此四法以教民民於
是乎可任使也 注權移至畏上 正義曰刑不可知威

不可測則民畏上也今制法以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不敢越法以罪已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則權柄移於法故民皆不畏上注因危至巧偽正義曰法之設文有限民之犯罪無窮為法立文不能網羅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與法同自然有危疑之理因此危文以生與上爭罪之心緣微幸以成其巧偽將有實罪而獲免者也注夏商至以制正義曰夏商之有亂政在位多非賢哲察獄或失其實斷罪不得其中至有以私亂公以貨枉法其事不可復治乃遠取創業聖王當時所斷之獄因其故事制為定法亦如鄭鼎所鑄遵舊施行言不能臨時議事以制刑罪也注周之至九刑正義曰準夏商所作當為文武周公之制不以聖王名刑而謂之九刑者蓋周公別為此名故稱之耳注言刑至之世正義曰三辟謂禹刑湯刑九刑也辟罪也三者斷罪之書故為刑書皆是叔世所為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始盛之世議事制罪叔世不復能然采取上世決事之比作書以為後法其事是始

盛之世作書於衰亂之時也服虔云政衰為叔世叔世踰於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注制參至末法正義曰制參辟鑄刑書是一事也為其文是制參辟勒於鼎是鑄刑書也三代之辟皆取前世故事制以為法子產亦取上世故事故謂之制參辟言其所制用三代之末法非謂子產所作還寫三代之書也子產蓋亦采取上世所聞見斷獄善者以為書也詩曰至四方正義曰周頌我將之篇祀文王之樂歌也杜言文王以德為儀式刑法也則儀式刑三者皆為法也言以德為儀式法者是文王之德也由其以德為法故能日日有安靖四方之功也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此解於文便於杜也又曰至作乎正義曰大雅文王之篇也服虔云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民知至於書正義曰端謂本也今鑄鼎示民則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矣制禮以為民則作書以防民罪違禮之愆非刑書所

禁故民將棄禮而取徵驗於書也刑書無違禮之罪民必棄禮而不用矣 終子至敗乎 正義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氏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北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為當吏不及古民僞於昔為是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何以異乎斯有言矣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亦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絕皆知國為我土眾實我民自有愛吝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令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為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懦弱則為殿負彊猛則為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郡竟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蹈邦邑桀健者雄張閭里故漢世酷吏專任刑誅或乃肆情好殺成其不撓之威違眾用己以表難測之知至有積骸滿穿流血丹野郵都被蒼鷹之號延年受屠伯之名若復信其殺

春秋正義三

四六

毛俊

伐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宣眾以今之所犯當條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讞之上府故得萬民以察天下以治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於今今人所作非能聖也足以周於用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謂此道也 若吾子之言 正義曰若如也誠如吾子之言也 吾以救世也 正義曰當時鄭國大夫邑長蓋有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今之所以救當世也 注象類至致災 正義曰作刑書以示民教民使爭罪故謂之爭辟火出而象之象類也謂以類相感而致災也同氣相求易文言文也周禮司燿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為之是火星未出不得用火今鄭火未出而用火以鑄鼎及火星出則相感以致災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為災在器故稱藏也 夏

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謝前年受牟 晉侯享夷邑不見討

之有加邊

邊豆之數多於常禮

武子退使行人告

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

賜

賜也

得賜不過三獻

周禮大夫三獻

今豆有加

下臣弗堪無乃戾也

懼以不堪為罪

韓宣子曰寡

君以為驩也

以加禮致驩心

對曰寡君猶未敢

未敢當此加也

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賜固請徹

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宴好之貨

疏

注周禮大夫三獻三獻故鄭注掌客爵卿也

正義曰周禮卿五獻大夫五宰魯大夫也

宋志上卷二十一

四十七

劉昭

饗餼三宰獻視饗餼之數故言大夫三獻也若依舊禮大

小國之卿皆五獻大夫三獻故聘禮侯伯之卿出聘饗餼

五宰獻同饗餼之數至春秋之時唯大國得從古禮故昭

元年鄭人享趙孟注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次國

以下卿則從大國大夫之禮故今武子云得賜不過三獻

周禮無此文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獻

各如其命數典命云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知其當三獻也

大夫卿之摠名故庄云三獻也今豆有加正義曰上

言加箋此言豆者邊豆並加互舉其一也寡君猶未敢

正義曰魯侯爵禮當七獻上文唯言享有加邊止知加於

常禮不知幾獻邊豆未必過七獻也言寡君猶未敢當此者謙耳

宋寺人柳有寵

有寵於平公

天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

欲以求媚天子

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

詐為盟處

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

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

既盟于比

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奔

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

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

乃與寺

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夕矣

聞合比欲納華臣

公

使代之

代合比為右師

見於左師

左師向成

左師曰女夫

也必亡

夫謂華亥

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

於女何有

言人亦不能愛女

詩曰宗子惟城母俾城

壞毋獨斯畏

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

女其畏哉

為二十年

華亥出

疏

詩曰至斯畏厲王之詩也言宗子之固惟若城也即謂宗

正義曰大雅板之篇凡伯刺

子為城言宗人當固之母使此城傾壞傾壞則女獨矣女既獨此必有所畏懼也

六月丙戌

鄭災

終士文伯之言

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

報前年送女

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

以勞諸相辭不敢見

不敢當國君之勞相鄭地

固請見之

見如見王

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共而有禮

以其乘馬八匹私

面

私見鄭伯

見子皮如上卿

如見楚卿

以馬六匹見子

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

降殺以兩

禁

芻牧采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藝藝種也

不抽屋不強勾拉言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

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舍不為暴主不恩

賔恩惠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

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

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

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

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

之辟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

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

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疏注共而有

禮正義曰見如見王是共也辭不敢見是禮也不樵樹不采藝正義曰不樵樹不伐樹以為樵不采藝不采

所種之菜果不抽屋不強勾正義曰服虔大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勾乞也不就人強乞也秋

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

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遠洩楚大夫

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

而次于乾谿

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

吳人敗其師於

房鐘

房鐘吳地

獲宮廩尹弃疾

鬬韋龜之父

子蕩歸

罪於遠洩而殺之

歸罪於遠洩不以敗告故不書

冬叔弓如

楚聘且弔敗也

弔為吳所敗

疏

且弔敗也正義曰如上注不以敗告故不書而得

弔敗者本自為聘聞敗因弔之故言且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

告盟

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

士匄晉大夫相為介得敬

逆來者之禮

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

將納簡公

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

晏子曰不入燕有君

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

信未嘗可也

為明年暨齊平傳

疏

士匄相士鞅世族譜以王正為雜人正義曰

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為士匄此人不當與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為之介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

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

疏

注暨與至可知正義曰暨與釋詁文也此直言暨齊平不知誰與齊平穀梁

傳云以外及內曰暨謂此為魯與齊賈逵何休亦以為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

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

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次于號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案經例即燕與齊平當書燕

魯與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涖盟公不在國故齊無來者據經言之賈君為得杜則從許說也故兩載其說意從賈解其所疑去前年冬齊伐燕文接此春間無異事故不云燕省文也又此年稱齊暨燕平之月傳所舉經文知此是燕與齊平也釋例曰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春而平冬春相接間無異事省文故不重言燕猶相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因書寔來也三月公傳以其不分明故起見齊燕平之月以正之也

如楚叔孫婁如齊涖盟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

疏注公將至舊好正義曰魯與齊鄰公遠適楚慮其或來侵伐遣使與之盟尋舊好也案經婁之如齊在公如

楚下杜言將適楚者叔孫婁非公命則不得書經明是公未發時命之公發後始去杜言將見此意夏四

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

卒元年大夫**疏**衛侯惡卒正義曰穀梁傳曰鄆曰衛

盟于號**疏**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

君子不奪人名不奪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注云不奪人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

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名于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曲禮云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生者

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謂此事也然則此君卒哭之後臣當辟其諱曲禮云君子已

孤不更名當舍名而稱字注元年大夫盟于號正義曰號會不盟而言盟者令尹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雖不

為載書亦以名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

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既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無人

之反從求平 如晏子言 癸巳齊侯次于虢虢燕 燕人行

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

以謝罪敝器瑶壘 王櫝之屬 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覺

而動可也哲齊 大夫 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 高陽縣

東北至河間 鄭縣入易水 燕人歸燕姬嫁女與 齊侯 賂以瑶壘

玉櫝斝耳不克而還瑶玉也 櫝匱 斝耳玉爵 疏齊求之 也 正義曰傳云齊求之自言其平之意下云盟于濡上是其平

之事也下言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則是燕先發意而言

齊求之者齊若志在伐燕不當在竟又次又次而不行即

是求之之狀也燕必知其意乃行成耳 注濡水至易水

正義曰今案高陽無此水也水源皆出於山其出平地皆

是山中平地燕趙之界無泉出者未知杜言何所案據

注瑶玉至玉爵 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傳云瑶美石此云

瑤壘玉櫝與玉別文亦似非玉杜以瑤為王者詩毛傳云

瓊瑤美玉則瑤之為物在玉石之間與玉小別故或以為

石或以為玉瓊是玉之美名詩以瓊瑤為玉故毛言美玉

耳周禮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壘以齊醢菹鬻實之則 壘是小器當以瓦為之以瑤為壘故為寶也 論語云龜玉 毀於櫝中是櫝為盛物之匱也 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 殷以斝周以爵鄭玄云斝畫禾稼也 斝是爵名 文承玉櫝 之下明亦以玉為之言耳者蓋 此器旁有耳若今之杯故名耳 楚子之為令尹也

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 旌游至於軫 芋尹無宇斷之曰 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

宮納亡人以實之

章華南郡華容縣

無宇之闖入焉

有罪亡入章華宮

無宇執之有司弗與

王有司也

曰執人於

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

執無宇也

王將飲

酒

遇其歡也

無宇辭曰天子經略

經營天下略有諸四海故曰經略

侯正封

封疆有定分

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

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毛草也

故詩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小雅濱涯也

天

有十日

甲至癸

人有十等

王至臺

下所以事上

春秋正義二十七

五十三

卓定方

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

養馬曰圉養牛曰牧

以待百

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

荒大也閱蒐也有所亡人當大蒐其衆

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

楚文王

作僕區之

法

僕區刑書名

曰盜所隱器

隱盜所得器

與盜同罪所

以封汝也

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

若從有司是無所

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

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

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

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

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

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

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葬靈王張本遂赦之赦無字

疏注析羽主於軫 正義曰析羽為旌周禮司常文也 鄭玄云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旌旌之上所謂注旌於

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然則干首有羽羽為旌名遂

以旌為旗稱其垂至軫者謂游至軫非羽至軫也禮緯稽

命禮云禮天子旗九刃曳地諸侯七刃齊軫大夫五刃齊

較士三刃齊首周禮節服氏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鄭玄

云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纒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

地杜以楚雖僭號稱王未必即如天子不應建大常旌曳

地故以諸侯解之言王旌游至於軫謂楚王旌也蓋建交

龍之旗而游至軫耳然諸侯之旌短於王旌二刃大夫之

旌亦短於諸侯之旌二刃案周禮軫去地四尺較去軫並

五尺五寸而禮緯云諸侯齊軫大夫齊較於事為疑不可

知也 芋尹 正義曰芋是草名哀十七年陳有芋尹蓋

皆以草名官不知其故 天子至正封 正義曰莊二十

一年注云略界也則此略亦為界也經營天下以四海為

界內天子自經營之故言經略也諸侯封內受之天子非

已自營故言正封謂不侵人不與人正之使有定分 詩

日至王臣 正義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云溥天之下云云鄭箋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率土之濱者地之形勢水多於土民居水畔故云循土之涯也 王臣至臣臺 正義曰

文十八年傳云舜臣堯者謂舜為臣以事堯也此云王臣公者謂上以下為臣文同而意異也公者五等諸侯之總

名環齊要略云自營為公八公為公言公正無私也大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

服虔云阜造也造成事也與衆也佐阜舉衆事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督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

名也比皆以意言之循名求義不必得本故杜皆略而不說 注僕區刑書名 正義曰引其言戒刑法知是刑書

名也名曰僕區未知其義服虔云僕隱也區匿也為隱亡人之法也 注行善至汝水 正義曰文王之法所以得天

下言行善法所以得為天子也僕區之法所以封汝言去盜賊所以大啓封疆也哀十七年傳曰彭仲爽申俘也文

全宋書卷二十一

五十五

高松年

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是文王啓疆至汝水 昔武至淵藪 正義曰此在尚書武成篇也武王

既克殷歸至于豐乃陳伐紂之事告於諸侯言將伐之時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今商王受無

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是言天下罪人逋逃者以紂為主集而歸之如魚入深淵獸奔藪澤

也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宮室始成祭之

為落臺今在 華容城內 大宰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

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

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

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

命于蜀

蜀盟在成二年衛父公衛

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

致諸宗祧

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

日我先君共王引領

北望日月以冀

冀魯朝

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

四王共康邾
救及靈王

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

襄公二十八年
如楚臨康王喪

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

在哀喪故社

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

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

今君

若步玉趾辱見寡君

趾足也

寵靈楚國以信

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

春秋正義二十七

五十六

高郵年

蜀之敢望

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

其先君鬼神實

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

問魯見
期伐之期

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

先君之貺

請問也

公將往夢襄公祖

祖祭道神

梓慎

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

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

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

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鄭伯勞于師之梁

鄭城門

孟僖子為介不能

相儀

僖子仲孫纘

及楚不能荅郊勞

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

本

注宮室至城內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覺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覺覺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

云言露寢生人所居不覺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覺似無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靈之神以安之日我至

北望正義曰日謂往日也嬰齊與魯盟于蜀事在成二年共王之初共王即望魯朝故言往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也董遇注無日字謚法既過能改曰共寵靈至既矣正

義曰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以及楚國以明受命于蜀之事不虛致令君之嘉惠於楚即是寡君受既矣注祖祭道神正義曰詩云韓侯出祖仲山甫出祖是出行必為祖也曾子

春秋正義二

五十七

大夫

問曰諸侯適天子與諸侯相見皆云道而出是祖與道為一

知祖是祭道神也周禮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

馭馭下視登受轡犯軼遂驅之鄭玄云行山曰軼犯之者封

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轡之而去喻無險

難也又聘禮記云出祖釋軼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鄭玄云

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軼為行始也詩

傳曰軼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軼涉山川然則軼

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

使者為軼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

側禮畢乘車轡之而遂行是說祖軼之事也詩云取羝以軼

謂諸侯也天子則以犬故犬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夏四

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

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

受其凶惡

衛大魯小

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

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於是

有災魯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

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

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詩對曰不善

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

月之災謫譴也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二而已一

曰擇人擇賢二曰因民因民所利三曰從時

順四時疏注衛地至降婁正義曰周禮保章氏以星

之所務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在地封

域必當天星之分但古書亡失鄭注保章氏引堪餘云寅

折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鶉尾楚也午鶉火

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

亥娵訾衛也子玄枵齊也丑星紀吳越也秦漢以來地分

天次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娵訾之次一名豕韋故云衛地

豕韋也三統歷娵訾初日在危十六度立春節在營室十

四度雨水中終於奎四度也降婁初日在奎五度驚蟄節

在婁四度春分中終於胃六度也此時周四月今二月故

日在降婁但閏有前却不知日在何度而食也言去衛地

如魯地蓋始入降婁之初耳詩所至不臧正義曰十

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

孔之醜注云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

故甚惡也又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詩作此此云彼者師讀不同也對曰至之災正義曰

士文伯緣公之間設勸戒之辭言人君為政不善可以感
動上天則自取譴責於日月之災以日食之災由君行之
所致也昏義云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治陽道后治
陰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
不脩陰教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此傳彼記皆是勸戒
辭耳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於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
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雖千歲之日食皆豫筭而盡
知寧復由教不脩而政不善也此時周室微弱王政不行
非復能動天也設有天變當與天下為災何獨衛君魯卿
當其咎也若日食在其分次其國即當有咎則每於日食
必有君死豈日食之歲常有一君死乎足明士文伯言衛
君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矣人君者位貴居尊志移心
溢或淫恣情慾壞亂天下聖人假之神靈作為鑒戒夫以
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
之甚故鳴之以鼓析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畜夫
馳騁以告衆降物辟寢以哀之祝幣史辭以禮之立取食

春秋三義二十七

五九

下

去樂之數制入門廢朝之典示之以罪己之宜教之以脩德
之法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
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知達之
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
助教不可專以為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
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
其趣焉

晉人來治杞田

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

季

孫將以成與之

成孟氏邑本杞田

謝息為孟孫守不

可

謝息僖子家臣

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鉞之知守不

假器禮也

挈鉞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夫子從君而

守臣喪邑

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

雖吾子亦有猜焉

言季

孫亦將疑 我不忠 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 言晉罪

楚 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

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 侯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

吾與子桃 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 成反誰敢有之是得

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

以無山與之萊柞 萊柞二山 乃遷于桃 謝息遷也 晉

人為杞取成 不書非公命 疏 注前女至杞田正義曰下云君之在楚於晉罪也知晉

人以此故復來治杞田也宋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今復恨者於時不免楚意為此盟耳私心不欲諸侯向楚又

無辭可以禁之故 楚子享公于新臺 章華臺也 使長

驪者相 驪驪也欲光夸魯侯 好以大屈 宴好之賜大屈弓名 既而悔

之遠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

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

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 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 慎守

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疏

使長驪者相正義曰吳楚之人少驪故選長驪者相禮也注大屈弓名正義曰賈逵云大屈寶金可以為劍

大屈金所生地名服虔云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既而悔之為啓彊見魯

也侯歸之大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

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

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

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

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

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

之數并見祀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表晉為盟

立得佐天韓子祀夏郊祀晉侯有聞聞差賜

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疏今夢至寢門正義曰諸本皆

作熊字賈逵云熊獸也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釋獸云羆如熊黃白丈孫炎引書云如熊如羆則熊似豕之獸

即今之所謂熊是也釋獸又云熊虎醜其子狗李暹曰熊虎之類其子名狗則熊獸似虎非熊也又釋魚云鼈三足

能夔光曰鼈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彼是鼈之異狀張衡東京賦云能鼈三趾梁主云鮠之所化是能鼈也若是熊

獸何以能入羽淵但以神之所化不可以常而言之若是能鼈何以得入寢門先儒既以為獸今亦以為熊獸是也

張家書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惡之而有疾使問

產言闕屏牆必是獸也張叔皮論云賓爵下華田鼠上

牛哀虎變鮠化為熊父血為燐積灰生蠅傳玄潛通賦

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畫言諸而暮終羸正沈辭以祈

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為龜兮鮫殛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為能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傳玄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案詩無羊與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陵劭言是也 注繇禹至見祀 正義曰祭法云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繇言郊祭天而以繇配是夏家郊祭之也殷周二代自以其祖配天雖復不以繇配郊繇有治水之功又通在羣神之數并亦見祀通夏世為三代祀之也祭法又曰夫聖王之制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繇郭鴻水而殛死禹能脩繇之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言繇有大功而歷代祀之也祭法又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繇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魯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家語子羔問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虞夏祖宗異代者孔子曰殷周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則其他所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異代亦可以無疑矣周人愛召公

卷之三十一

六十二

丁亥

猶敬其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哉 注言

月至羣神 正義曰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

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然則繇非晉地之神晉人不合

祭之也但周室既衰晉為盟主得佐助天子祭祀羣神故

不祀繇而繇為崇也晉語說此事云昔者繇違帝命殛之

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

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

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晉

侯疾間是言晉當繼周得佐天子祀羣神也僖三十一年

傳云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祀鄆何事然則祀

是夏後自當祀相衛不祀相而晉祀繇者相無功唯子孫

當祀繇則列在祀典天子祀之故晉繼周當祀繇 祀夏

郊 正義曰言祀夏家所郊者故注云祀繇 子產為

方鼎 正義曰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 豐施鄭公孫段之子曰

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三年晉以州田賜段

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

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

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宣

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

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重貴施將懼不能任其先

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

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

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

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

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

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

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也疏注傳言至不諒正義曰貞而不諒

論語文也貞正也諒信也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畏懼後禍是不信也鄭人相

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

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或夢

伯有介而行也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

助子暫殺伯有壬
子六年三月三日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

氏黨壬寅此年
正月二十八日
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

平之月此年
正月
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

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

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
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
子大叔問其故

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
何為復立洩
子產曰說

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
惑民并立洩使若自取天義

存誅絕之後者
以解說民心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

知之故治政或當
反道以求媚於民
不媚不信說而後
不信民不從

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
單佐趙成曰

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

魄魄形
也魄形
既生魄陽曰魂陽神
用物精多則

魂魄彊物體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

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

為淫厲強死
匹夫匹婦賤身
况良霄我先君穆

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

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也抑諺曰蕞爾國

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

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

重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疏注

孫段豐氏黨正義曰劉炫云段即豐氏當言駟氏黨字

之誤以規杜氏今知非者段為豐氏傳有明文杜既注傳

無容不委蓋後人轉寫之誤劉君雖規未必是杜之失

子產至圖說正義曰言立公孫泄者所以解說民心也

伯有作亂而死不應立其後祀今立良止民必怪之為伯

有之身無義立後而圖謀自解說於民也解說者以子孔

良霄俱被誅殺今并立二人言若國家自以大義存誅絕

之後不為妖鬼立良止也以此解說民心從政至媚也

正義曰反之謂反正道也媚愛也從其政事治國家者有

所反於正道以取民愛也反正道者子孔誅絕於道理不

合立公孫泄今既立良止恐民以鬼神為惑故反違正道

兼立公孫泄以取媚於民今民不惑也段與帶之卒自當

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
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
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
驗也伯有爲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爲衆愚將
惑故并立公孫泄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於此也 人生至曰魂 正義
曰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
吸之動謂之爲氣形氣合而爲用知力以此而彊故得成爲
人也此將說淫厲故遠本其初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形之
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之
曰魂也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既殊魂魄亦異
附形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
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
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魄在於前而魂
在於後故云既生魄陽曰魂魂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
魂識多孝經說曰魄白也魂芸也白明白也芸芸動也形有
體質取明白爲名氣唯噓吸取芸動爲義鄭玄祭義注云氣
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是言魄附形而魂附氣
也人之生也魄盛魂彊及其死也形消氣滅郊特牲曰魂氣
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魂本附氣氣必上浮故言魂氣歸于
天魄本歸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歸于地聖王緣生事死制
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爲作名改生之魄曰神改生之魄曰鬼
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
至也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之著也是故魂
魄之名爲鬼神也檀弓記延陵季子之哭其子云骨肉歸復
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爾雅釋訓云鬼之爲言歸也
易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以骨肉必歸于土故以歸言之
魂氣無所不通故以不測名之其實鬼神之本則魂魄是也
劉炫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氣氣形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
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
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
實並生無先後也 注陽神氣也 正義曰以形有質故爲

陰魂無形故為陽既以化表形故以陽見氣氣為陽知形為陰互相見也 用物至魄彊 正義曰魂既附氣氣又附形

形彊則氣彊形弱則氣弱魂以氣彊魄以形彊若其居高官而任權勢奉養厚則魂氣彊故用物精而多則魂魄彊也

注物權勢 正義曰物非權勢之名而以物為權勢者言有權勢則物能備物謂奉養之物衣食所資之摠名也 是以

至神明 正義曰此言從微而至著耳精亦神也爽亦明也精是神之未著爽是明之未昭言權勢重用物多養此精爽

至於神明也 從政三世 正義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 曰子良子耳良霄三世皆為卿

相尚以奢 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 馬師氏公孫 相困以酒 鉏之子罕朔

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 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 齊師還自燕之

月 在此年 罕朔殺罕魍 魍子 罕朔奔晉韓宣 二月

子問其位於子產 問朔可使 子產曰君之羈 在何位

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 夫之位 謂以禮去者 罪人以其罪降 罪重則 降多 古

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 大夫位 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 馬師職

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 使從嬖大夫 為子產故使降 一等不以罪降 疏 注相尚至以酒 正義曰相尚以奢

食無度也相困以酒飲無度也 罕朔殺罕魍 正義曰 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皮鉏生罕朔朔是子罕之孫禮

罕朔殺罕魍 正義曰

罕朔殺罕魍 正義曰

罕朔殺罕魍 正義曰

謂之從父昆弟 使從嬖大夫 正義曰子六數游楚云
子哲上大夫女嬖大夫不尊貴也則晉之嬖大夫亦足下
大夫子產云朝亞大夫也今晉侯使胡公下
大夫故杜云為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 秋 月衛

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

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

父其地戚也故諸侯貳詩曰鳴鶴在原兄弟急難

詩小雅鳴鶴鳴渠也飛則鳴行則
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 又曰死喪之威兄

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兄弟之不睦於是乎

不弔不相弔恤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

春秋正義二十七

六十八

卓定考

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

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

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

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追命襄公曰叔父

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

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卒之哀策 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國周之先也為成諸侯

亦受殷王追命者疏詩曰至急難正義曰小雅常棣之篇也

鳥也今而在原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也喻
人當居平安之世今有兄弟在急難相救之情不能自

舍也但鳥有飛行可言人之不能自舍無狀可言耳注
鴟鴞渠正義曰釋鳥文鄭環曰雀屬注陟登至哀

策正義曰陟登恪故釋詁文也周禮所云上帝皆是天
也如今之哀策者漢魏以來賢臣既卒或贈以本官印綬

近世或更贈以高官褒德叙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
告柩如今之哀策謂此也注二圍至命者正義曰案

周本紀高圉是公劉玄孫之孫高圉生亞圉亞圉大王亶
父之祖也並為殷之諸侯今王追命襄公而云不忘二圍

知其亦是受殷王追命此杜以
意言耳二圍之受追命無文也九月公至自楚孟

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荅郊乃講學之

也講習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

之言僖子屬曰禮人之幹也無禮

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

聖人之後也聖人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

魯子奔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

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
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

武宣三人皆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故其鼎

銘云考父廟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

俯共於僂言不欺循牆而走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

人亦不敢如是侮慢之於是鼎中饘於是鬻於是

宋三表二一
宋瑜

言至儉 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式仲也 曰聖

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

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 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

得以壽終 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

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 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 故孟

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

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 孟

僖子可則效已矣矣疏注孔丘年三十五正義曰

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 誤耳注孔子六代祖正義曰家語本姓篇云宋濬公

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

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也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阜夷

父夷父生防叔防叔辟華氏之偏而奔魯生伯夏伯夏生

梁紇梁紇即生孔子也 饘於至余口正義曰釋言云

饘也郭璞云糜也又云鬻糜也孫炎曰淖糜也然則饘

饘鬻糜相類之物稠者曰糜淖者曰鬻饘饘是其別名將

糜向口故曰以饘余口猶今人以粥向帛黏使相著謂之

饘帛 注聖人至考父正義曰聖人謂殷湯也不當世

謂不得在位為國君也上文具言考父之德知此聖人之

後有明德而不得在世當大位者止謂正考父也既是聖

人之後而又有明德身無貴位必慶隆子孫故言其後必

有達人謂知能通達之人於夫子身為大夫乃稱夫子此

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為夫子以未仕之時為仕後之語是

丘明意尊之而失事實陳恒未死言謚亦此類也 注南

宮敬叔 正義曰說南宮氏也敬謚也叔字也又字容也

字括也名單獻公奔親用鞞獻公周卿士單靖

說一名縉公之子頃公之孫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

客也羈寄成公襄公頃公之父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

伯瑕伯瑕士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衛

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民心不壹政

殊事序不類有變官職不則非一法同始

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

事國詩小雅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

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

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

辰一歲日月十二故以配日謂以子丑疏詩曰至事

曰小雅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或燕燕居息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盡

力勞病以從國事此作憔悴蓋師讀不同歲時日月星

辰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周曰年李巡曰載一

歲莫不覆載也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

年取年穀一熟是言歲即年也時謂四時春夏秋冬也日

謂十日從甲至癸也月從正月至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

也辰謂日月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周禮馮相氏

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

謂此六物也大歲所在十二年始而故為十二歲辰而

莫同 正義曰東南隅有辰也大火謂之辰也又有日月之會辰也又北方有辰星也日月會謂之辰者辰時也言日月聚會有時也 故以配日 正義曰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 衛襄公

夫人姜氏無子 姜氏宜姜 辟女人媯始生子孟縶紘孔成子

夢康叔謂已立元 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 余使

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 羈烝鉏子苟史朝子 史朝亦夢

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會

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 協也

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 在二 媯始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七十一

高年

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也孔

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

稷 辭今著 遇屯 震下坎上屯 又曰余尚立縶尚

克嘉之 嘉善也 遇屯 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 以

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 周易曰屯元亨 成

子曰非長之謂乎 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 對曰康叔

名之可謂長矣 善之長也 孟非人也將不列於

宗不可謂長 足跛非全人不 且其繇曰利建侯

辭繇卦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

不定卜嗣得吉則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子當從吉而建之也

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

所用也弗從何為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弱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

足者居跛則偏弱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

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

亦可乎孟跛利居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

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注夢時元未生正義曰元也

云成子夢若已生訖當云媯始生孟縶及元然云孔成子

夢且說夢以下乃云晉韓宣子聘歲生元明未生也之

足不良正義曰當斷不良為句能行向下讀之知者案

二十年杜注云縶足不良故以官邑還豹是也之比

正義曰所以上屯無變者皆遇少爻故也二卦皆云

正義曰謂前卜元之二卦非謂後卜縶之卦也注外傳

云正義曰外傳云者國語引大誓也古文尚書大誓具

有此文此傳之意取大誓也杜不見古文故引外傳解之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七

